

# 針對「混合戰」 應處作為之研究

A Study of Approaches to Tackle Hybrid Threats

江焯杓 先生

提 要：

- 一、「混合戰」是西方軍事科學界近30年來出現的新名詞，探究其性質與內涵，可發現這些新興的作戰型態自古有之，這些新軍事學說既有各自特性，也存在相互重疊與彼此融合的情境。其主要對象係針對廣大群眾，透過隱蔽和秘密方式採行顛覆性措施，製造社會混亂，併用正規和非正規力量和行動的一種作戰模式。
- 二、「城鎮戰」的環境複雜多變，小部隊可能必須面對3-4個街區出現不同的混合式威脅，戰爭經驗凸顯幹部帶領小部隊應處戰局的能力，攸關戰爭形勢的發展；因此，對小部隊指揮官的識見和政治判斷應予培養，使其足以在街區戰爭中正確應處。換言之，從小部隊指揮到中央指揮機構都需應對此一威脅所帶來的挑戰。
- 三、提高應對混合式威脅的韌性-「抗壓性、存活性和恢復性」可望使自身立於不敗之地；而透過感知能力的提升與強化，將能掌握此威脅的蛛絲馬跡，採取有效的因應作為；至於建立資料庫，定期應處演練，持續評估威脅、影響及不斷更新傷害復原計畫，則可厚植危機預防與處理能力。

關鍵詞：混合式威脅、混合戰、3-4個街區戰爭、感知能力、韌性

## Abstract

1. Hybrid warfare is a term that has been generalized by the Western military science community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se new military doctrin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overlap and merge with each other. They are a mode of warfare that uses both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forces and operations, targeting the masses and creating social chaos through subversive measures in a covert and clandestine manner.
2. The war experience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he ability of a corporal squad

leader to lead a small unit in a combat situation i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r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insight and political judgment of the small unit commander should be cultivated so that he can lead his comrades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correctly in 3-4 Blocks War. In other words, from the small unit commander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 they should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hybrid threats.

3. By enhancing and strengthening awareness capabilities, which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 signs of hybrid threats and then take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actions in response; and by establishing a reliable threat database, regularly rehearsing response actions, continuously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hybrid threats, and continuously updating the damage recovery implementation plan, which will be able to build up crisis prevention and responding capabilities.

**Keywords: hybrid threat, hybrid warfare, 3-4 blocks warfare, awareness capability, resilience**

## 壹、前言

當前國際情勢正受「俄烏戰爭」的持續影響，兩岸局勢也未見緩和，反而呈現出「兵凶戰危」氛圍；而中共意圖解放臺灣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透過和平的方式，另一種是採取武力的手段。對中共而言，「統一」最佳方式自然是通過和平模式，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實現「祖國統一」；也由於全面武力攻臺的代價畢竟太大，非不得已將不採取全面武力奪占的手段。但為了達到「統一」目的，借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和東部地區成功遂行「混合戰」(Hybrid Warfare)的經驗，並對臺採取這種兼具「文鬥」和「武鬥」性質的新型態作戰模式，將有可能成為中共當局解放臺灣「性價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較優的選項。因此，瞭解「混合戰」的特性，以及我國所面對的「混合式威脅」(Hybrid Threat)，

並從中找出可資應對的途徑，確實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混合戰」存在於和平時期到戰爭階段的整個過程，它是綜合沒有硝煙的「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影響力作戰」(Influence Operations)和「灰色地帶衝突」(Gray Zone Conflict)，以及「有限戰爭(Limited War)」、「局部戰爭」(Regional War)、「低強度衝突」(Low-Intensity Conflict, LIC)、「正規戰」(Regular Operations)與「非正規戰」(Irregular Operations)縱橫交織的敵對行動。有學者認為「混合戰」其實就是「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而「三戰」(Three Warfare Strategy)則是從平時到戰時，兼具「文鬥」和「武鬥」的「全頻譜作戰」(Full Spectrum Warfare)中的「文鬥」，而其中的「輿論戰」(Public Opinion Warfare)、「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和「法律戰」(Lawfare)與「認知戰」和「影響力作戰」並無大的差異，但這些名詞依然紛呈併立。

本文首先分析「混合戰」的概念、內涵與特性，接著探討若干實際的戰例，介紹「城鎮戰」(Urban Warfare)可能面臨「3-4個街區戰爭」(Three-Four Blocks War, 簡稱「3-4BW」)的問題，凸出「混合式威脅」給區域安全帶來的挑戰，以及美國在「混合戰」領域「後來居上」的過程；最後從改善「感知能力」(Awareness Capability)、「建立韌性」(Building Resilience)及「危機預防與反應」(Crisis Prevention and Response)方面，對「混合式威脅」的應處作為提出具體建議，期能提供國軍或國家指揮機構面對此一威脅的參考與預應，這也是撰寫本文主要的目的。

## 貳、「混合戰」的概念分析

「混合式威脅」是本世紀以來新興的一種複合型威脅，最早實際應用於2014年的克里米亞(Crimea)和「伊斯蘭極端主義」(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ISIS)，影響層面涵蓋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網路、資訊、軍事各個領域。進入21世紀以來，軍事學界就開始討論「混合戰」，然而並未形成正式的軍事學說，但它可以說是衝突研究中一個新興但定義並不十分明確的概念

。以下就其定義、內涵與特性，臚列分述如後：

### 一、「混合戰」的定義

(一)分析家透過觀察戰爭的實際脈絡以擷取其運作模式，一般認為，「混合戰」是指使用非正規方法做為「多領域作戰」(Multi-Domain Warfighting)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參與公開敵對行動的情況下，破壞和削弱對手的行動。<sup>1</sup>《劍橋辭典》(Cambridge Dictionary)的解釋則為「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攻擊敵人。如傳播假訊息(Disinformation)，或攻擊重要的電腦系統，或取代傳統軍事行動，包括由科技開啟進行「混合戰」的新途徑，而且在這個「混合戰」的新時代，能夠在不採取直接軍事行動的情況下威脅對方的安全利益。」<sup>2</sup>軍事歷史學者曼蘇爾(Peter R. Mansoor)認為：「混合戰」是指涉及正規軍事力量和非正規軍(游擊隊、叛亂分子和恐怖分子)相結合的衝突，其中可能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State Actors and Non-state Actors)，以實現共同的政治目的」。<sup>3</sup>

(二)從前述角度看，不論是在戰術、作戰和戰略階層都充斥許多「混合戰」技術和方法的例子；最早甚至可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紀中國兵學家孫子的著作《孫子兵法》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sup>4</sup>「

註1：“Explainer: what is ‘hybrid warfare’ 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grey zone’?” The Conversation, June 17, 201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explainer-what-is-hybrid-warfare-and-what-is-meant-by-the-grey-zone-118841>，檢索時間：2023年1月20日。

註2：“hybrid warfare,”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hybrid-warfare>，檢索時間：2023年1月23日。

註3：Mansoor, Peter R. “Hybrid War in History”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Peter R. Mansoor eds., *Hybrid Warfare: Fighting Complex Opponent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

註4：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Vol.15, No. 2, Spring 2016, p.74。



混合戰」與傳統作戰不同，前者主要對象係針對廣大群眾，透過隱蔽和秘密方式採取顛覆性措施，製造社會混亂。簡言之，就是在戰役中同時使用正規和非正規力量的作戰模式。

(三)2016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提交給「歐洲議會和理事會」(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一份以〈應對混合式威脅的聯合架構〉(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為題的《聯合通報》(Joint Communication)指出：混合式威脅的定義雖不相同，仍須保持靈活性，才能因應其不斷變化的性質。這一概念主要是把握脅迫性和顛覆性的活動、正規和非正規的方法(例如外交、軍事、經濟、技術)的混合，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可以協調使用這些方法來實現其具體的目標，而無須超越正式宣戰的門檻。一般強調利用目標的弱點和製造模糊性，以阻礙對手的決策過程。大規模製造假訊息、利用社交媒體控制政治敘事方向，或伺機將事件激化、招募及指導代理人等等，皆可成為混合式威

脅的工具。<sup>5</sup>

從上述字典、學者及歐盟委員會對混合式威脅的理解觀察，所謂的「混合戰」並不拘泥於特定的模式或類型，它是一種動態變化的過程，其作戰規模和強度完全視行為者對「工具」的選擇和運用而定。而且，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認知是「不超越宣戰的門檻」，這個觀念具有兩層意涵，其一為「混合戰」侷限於「灰色地帶衝突」，有較高的程度是屬於沒有硝煙的戰爭；其二是不需對目標國宣戰，實際已透過有限和低強度的武裝衝突，攫取戰略目標。

## 二、「混合戰」的內涵

(一)前述「文鬥」，包括「認知戰」、「灰色地帶衝突」、「法律戰」以及「影響力作戰」。「認知戰」是一種結合心理戰、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宣傳戰(Propaganda War)和輿論戰的綜合體；「灰色地帶衝突」主要是通過「賽博攻擊」(Cyber Attack)<sup>6</sup>、「經濟滲透」(Economic Infiltration)、「金融破壞」(Financial Disruption)、「民兵襲擾」(Militia Harassment)等手段，對目標國家形成程度不

註5：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Document 52016JC0018, April 6, 2016, p.2。

註6：網路(net)是網際網路(Internet)的簡稱，中國大陸譯成「網絡」。後來出現“Network”，我國譯為「網路」、「網絡」都有，中國大陸仍譯為「網絡」，形成“Internet”(網路/網絡)與“Network”(網路/網絡)混淆不分的現象。從字面上看，“Cyber”是掌舵者、駕駛者或操控者之意，主要應用在自動控制、資訊通信和電腦技術領域；“Space”是空間，二者結合是指由電腦和現代通信技術所創造出來，並且與現實空間不同的網際虛擬空間，是一種由圖像、聲音、文字、符號、數碼等所構成無遠弗屆的「人造世界」，它由遍布全世界的電腦和通信網絡組成。中國大陸普遍譯為「網絡空間」。但從該術語的定義、範疇和作戰方式看，“Cyberspace”並非網絡空間(Network Space)，其範疇遠遠超出傳統的「網路」，其內涵也包含一些傳統意義上「網絡」所不能涵括的元素；若譯成「網路空間」或「網絡空間」，還會影響其他一些相關術語的翻譯。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直接音譯為「賽博空間」比較貼切，因為即便是其內涵於未來繼續不斷擴充和發展也不會受到譯名的影響。本文主張將“Cyber”音譯為「賽博」，俾利與「網路」和「網絡」區隔。李耐和，〈賽博空間與賽博對抗〉，《網絡戰研究會會議論文集2010》(江蘇江陰：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2011年2月26日，<http://www.szchangda168.com/html/zhanlue/201102/26/286.htm#CxTab2>，檢索日期：2023年1月30日。

等的壓力，以達改變現狀的目的；而「影響力作戰」也是透過文化、經濟、媒體、輿論等手段，對目標塑造影響力。<sup>7</sup>這些作戰型態並未直接涉及「武鬥」（指武力戰）的層面，卻又包含在「混合戰」的範疇；既屬於「不規則衝突」（Irregular Conflict）和低強度衝突的型態，也是「非正規作戰」（Unconventional Warfare）的一環。

（二）200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批准簡稱「三戰」的「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納入《共軍政治工作條例》，以進行輿論控制、意志挫傷、情感轉化、心智誘導、組織瓦解、心理防禦以及法律制約；<sup>8</sup>其中「法律戰」是將法律當做武器，目的是通過改變法律的範式來操縱法律。<sup>9</sup>美國前空軍少將鄧拉普（Dunlap）早在2001年就對此提出界定，後來在2007年進一步完善其先前的定義，認為法律戰是「一種利用或濫用法律來替代傳統軍事手段，以實現作戰目標的一種戰略手段。」<sup>10</sup>

（三）2015年版《軍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對「混合戰」的最新發展提出相當全面的定義，著重於所採用的方法，即「在綜合戰役中使用軍事和非軍事工具，旨在實現突擊，掌握主動，並獲得心理以及利用外

交手段的優勢；複雜而迅速的資訊、電子和網路作戰；隱蔽和偶然的公開軍事和情報行動；以及伴隨著給對手國施加經濟壓力。」<sup>11</sup>上面的論述益加凸顯「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是「混合戰」的重要組成。

（四）印度學者賈許（Amrita Jash）研究《孫子兵法》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發現，其實中共的「超限戰」與西方的「混合戰」是同樣的東西，唯一的差異只是名稱不同罷了；她並認為「三戰」實際上就是一種「混合戰」。<sup>12</sup>「現實主義」（Realism）理論將「混合戰」置於強權政治的背景之下；而「自由主義」（Liberalism）則仔細觀察「混合戰」造成的影響，並從假訊息和宣傳的角度探討「軟實力」（Soft Power）。「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則提供分析假訊息和宣傳對身分、價值觀以及政治話語的變化，重新建構影響力的觀點。這三種理論對「混合戰」的認知和應用不僅沒有互相排斥，反而具有互補的作用，<sup>13</sup>在國際社會的現實環境中，「混合戰」理論也得到了實際應用。

「混合戰」是西方軍事科學界在過去30年來歸納出來的術語（Military Terms），仔細探究其性質與內涵，可以發現這些新興的作戰型態自古有之，這些經過梳理之後賦予

註7：江炳杓，〈第一章新型態作戰的特性：以不對稱作戰為例〉，《2020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0年），頁7-8。

註8：Elsa Kania, "The PLA's Latest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Three Warfares," China Brief, Vol. 16 No. 13, Aug. 22, 201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plas-latest-strategic-thinking-on-the-three-warfares/>，檢索日期：2023年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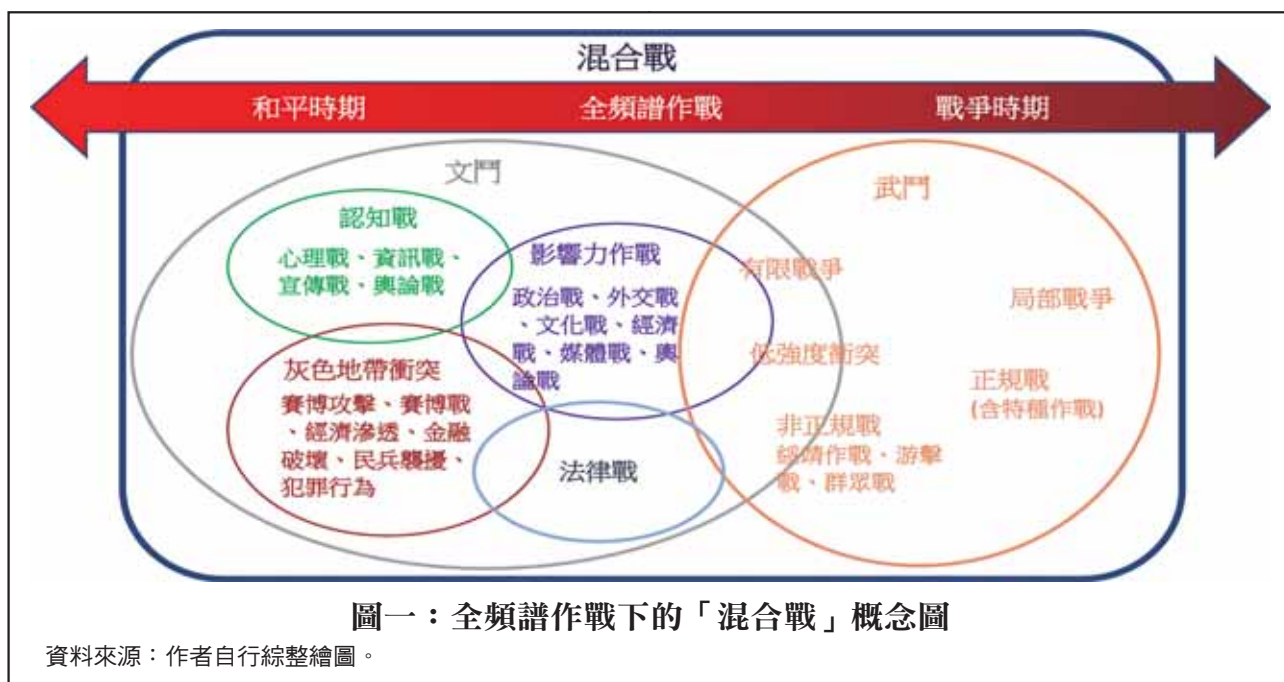
註9：Andres B. Munoz Mosquera and Sascha Dov Bachmann, "Hybrid Warfare and Lawfare," The Operational Law Quarterly, p.3。

註10：Charles J. Dunlap, Jr., "Lawfare Today: A Perspectiv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 2008, p.146。

註11：Editor, "Complex Crises Call for Adaptable and Durable Capabilit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Volume 115, Issue 1, p.5。

註12：Amrita Jash, "Fight and Win Without Waging a War: How China Fights Hybrid Warfare," CLAWS Journal, Winter 2019, p.101。

註13：Ondrej Filipec, "Hybrid Warfare: Between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ume 5, Issue 2, 2019, p.52。



新詞的軍事學說，既有各自的特性，也存在相互重疊與彼此融合的情境。這些學說保留了古典軍事理論的智慧，但並不只是「新瓶裝舊酒」而已，它們在新興科技的軍事應用之下也注入了新的元素，宛如濃郁的陳釀，不斷散發醉人的香氣。由於「武門」泛指一切武力衝突而言，不論是有限戰爭或是局部戰爭、正規戰還是非正規戰皆屬之。從戰爭藝術的角度看，採取「混合戰」和「不對稱作戰」是「武力戰」（武門）境界的一種展現，二者既是矛與盾的對決，也是攻與守的較量（全頻譜作戰之下的「混合戰」概念，如圖一；與「混合戰」相關的名詞釋義，如表一）。

### 三、「混合戰」的特性

#### （一）「歐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ISS) 研究認為，混合式的威脅具有四項特點，包含其一是正規和非正規、軍事和非軍事、公開和隱蔽行動的結合；其二是其目的在威脅的性質、來源和目標上製造模糊性和混亂；其三是識別和利用目標弱點的能力；其四則是將敵對程度保持在常規戰爭門檻以下的能力。<sup>14</sup>由於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資訊技術和先進武器系統的擴散，現代「混合戰」有可能改變潛在交戰方的戰略算計。儘管其概念並不新鮮，但其手段卻越來越複雜，對國家的傷害也越來越大。<sup>15</sup>

（二）「混合戰」的元素涵蓋於全頻譜作戰當中，包括正規戰、非正規戰（如恐怖主義和戡亂行動）、相關的「不對稱作戰」和「複合戰」（非正規力量，雖用於對付對手）

註14：Jan Joel Andersson and Thierry Tardy, "Hybrid: what's in a name?" Brief, Issue No. 32, October 2015, p.2。

註15：Alex Deep, "Hybrid War: Old Concept, New Techniques," Small Wars Journal, Mar. 2, 2015, <https://smallwarsjournal.com/jml/art/hybrid-war-old-concept-new-techniques>, 檢索日期：2023年1月30日。



表一：「混合戰」相關名詞釋義一覽表

名詞	內涵釋義
全頻譜作戰	遂行戰爭或非戰爭任務所採取的各種軍事行動。
認知戰	結合心理戰、輿論戰，並透過社群媒體發動的訊息戰、宣傳戰等等方式的一種綜合型戰術，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的操作，型塑我方群眾對政治、經濟、軍事等等重要事項的看法，最終導向對我有利的認知，進而達到「改變行為」的目的。
心理戰	運用伐謀、伐交、伐兵等手段，創造有利態勢，進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與方法。
輿論戰	由國家、軍隊與社會機構採取一定之戰略戰術，透過控制、操縱、策劃，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對重大敏感問題進行導向性宣傳和評論的輿論對抗活動，以凝聚我方民心、削弱敵方民心與軍隊士氣，進而瓦解敵人心防的手段。
法律戰	依據國內法、國際法和國際慣例，透過管道進行各種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法律鬥爭。
宣傳戰	透過宣傳各種訊息來達到瓦解敵方人員戰鬥意志，引發敵陣營內部猜疑，增加敵方民眾對我方好感等目的，最終達到使我方作戰更加順利、擴大戰爭的效果。
資訊戰	敵我雙方為爭奪對於資訊的取得權、控制權及使用權，而展開的一種戰爭形式。其目的在於利用這些資訊優勢使敵方屈服，或是使敵方喪失這些優勢而達到干擾敵方的作用。
灰色地帶衝突	一個國家為實現以對手為代價的安全目標，而採取超越常態的國家政策，但未達直接軍事衝突標準的一種手段。
影響力作戰	一個國家於平時、衝突期間、後衝突時期，整合外交、資訊、軍事、經濟等力量，以形塑對手國的態度、行為及決策，並增進我國家利益的活動。
有限戰爭	與全面戰爭相反，主要是限制軍事資源於某些區域，而非尋求將敵對國家澈底打敗或征服的戰爭型態。
局部戰爭	在一定的地區內，使用一定的武裝力量進行的有限目的的戰爭。
低強度衝突	一種有限的軍事、政治鬥爭，在於達成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或心理目的，通常局限於一定的地域，使用的兵力、兵器數量以及作戰規模和激烈程度很有限。
正規戰	正規部隊以運動戰或陣地戰形式進行的作戰。具有高度的集中指揮，縝密的組織計畫，密切的協同動作，統一的後勤保障等特點。
非正規戰	不藉純武力與一般軍事手段去打擊敵人及顛覆敵方政權的特種作戰行動，包括游擊戰、顛覆及敵後特遣作戰等。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網路名詞界定後，自行製表。

，同時也被國家行為者用來強化其原本的正規戰戰法。<sup>16</sup>而利用「賽博空間」打「混合戰」的目的則是為了誤導、引導以及控制人民，使目標國自亂陣腳，製造社會恐慌，推翻敵人的政府，操縱敏感的局勢，恐嚇群體或個人，掀起反對敵對政府的輿論。<sup>17</sup>

(三)中共「國防科技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馬建光認為，「混合戰」是建立

在現代戰爭特殊背景下的一種獨特戰爭形式，一方面繼承有限戰爭的理性與克制；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平台上，這種戰爭型式藉著科技的發展而迅速演變。美、俄等國都有豐富的經驗，很多國際問題的背後也都有「混合戰」的影子，<sup>18</sup>2014年，俄羅斯在攫取克里米亞的過程，以及2022年美國支援烏克蘭應對俄國入侵以來的作為，都是經典

註16：同註9，頁2。

註17：Christos Beretas, "Cyber Hybrid Warfare: Asymmetric Thre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 in Material Science, Vol. 13, Issue 2, May 8, 2020, p.1383。

註18：馬建光，〈大行其道的混合戰爭〉，《軍事文摘》(北京市)，2019年，第17期，2019年9月，頁6。

表二：傳統軍事手段與新型態軍事手段比較表

傳統軍事手段	新型態軍事手段
軍事行動在戰略部署(宣戰)後開始。	和平時期(根本不宣戰)由部隊集團展開軍事行動。
由地面部隊組成大部隊間的正面衝突。	高度機動的特定戰鬥群間的非接觸衝突。
擊潰人力、火力，控制地區和邊界，以獲得領土控制權。	在短時間內對戰略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精準打擊，消滅敵人的軍事和經濟力量。
摧毀經濟實力和吞併領土。	大規模使用高精度武器和特種作戰、機器人技術及使用新物理原理的武器(導能武器—雷射、短波輻射等)。
海陸空作戰行動。	運用武裝平民(4名平民搭配1名軍人)
以僵化的等級制度和治理方式管理部隊。	同時打擊敵方全境的單位和設施。
	海陸空三軍和資訊化空間同時作戰。
	應用不對稱和間接的方法。
	在統一的資訊化領域管理部隊。

資料來源：參考Jānis Bērziņš, "Russia's New Generation Warfare in Ukraine: Implications for Latvian Defense Policy," National Defence Academy of Latvia,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Strategic Research, April 2014, p.4, 由作者彙整製表。

的戰例。由於「混合戰」具有正規和非正規行動的特點，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在衝突期間形成相當程度的戰略聯繫和協調，針對同樣目標所採取的作戰行動，以及大量正規軍和非正規軍在統一指揮下同時遂行的重大戰爭。<sup>19</sup>「混合戰」的互補效應在於它可以利用每一種力量的優勢，並因此增加每一種力量所產生的威脅效應。

(四)基於「混合戰」的型式和特點，要打好未來的「混合戰」並應對其威脅，最根本的就是統籌戰略資源和運用戰略手段，提高應對安全威脅的綜合能力。「不對稱」和混合威脅是國、與國或非國家行為者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較量和顛覆活動，通常被認為是戰爭的前奏。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在資訊領

域展開「軍事化」行動，其目的在於利用社會媒體、全球通信、新聞網路等來爭奪軍事上的優勢，這也是「混合戰」最顯著的新特徵。<sup>20</sup>這些特徵反映在美國對「俄烏戰爭」的作為，可謂「淋漓盡致」，並完勝俄羅斯；而從這些面向觀察，「混合戰」頗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意涵。

(五)從戰術的層面來看，「混合戰」也廣泛應用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On War)》的作戰構想，他強調以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薄弱地區，誘使敵人放棄兵力集中的優勢，採取分散防禦，造成兵力劣勢，迫敵提早面臨對抗「高峰點」(Culminating Point)，<sup>21</sup>從而加速打破戰爭的平衡點，獲得決定性的作戰效果。這種

註19：Frank G. Hoffman, "Hybrid Warfare and Challenges,"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52, 1st quarter 2009), p.36。

註20：汪文俊，〈美學者認為美國缺乏應對俄羅斯「混合戰」的戰略和手段〉，《防務視點》(北京，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2017年，第4期，2017年4月25日，頁44。

註21：克勞塞維茨認為一旦超過對抗「高峰點」，進攻方獲勝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除非進攻方決定保存戰力而放棄決戰，若進攻方堅持戰鬥，則防守方將能獲勝。所謂對抗「高峰點」是指一支軍隊無法繼續遂行作戰的時刻。在攻防作戰中，攻方補給出現問題、守方防範嚴密；攻方需要休整，致使無法繼續向前推進的時間點。攻方任務是必須在到達對抗「高峰點」之前完成目標；而守方任務則是要在攻方達成目標前，將其帶向對抗「高峰點」。



用兵構想與《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言：「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sup>22</sup>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混合戰」也運用傳媒釋放假資訊，採取「掩人耳目」的欺敵行動，甚至醜化、栽贓、抹黑等伎倆都紛紛出籠。如俄國在烏國東部頓巴斯(Donbas)地區的作為，成功地激化了民眾對烏國政府的不滿，也分化了族群的意識。可見，「混合戰」不僅立足於戰略的高度，也非常重視戰術謀略的運用。

2013年2月，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即指出，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處於混沌不清狀態，往往還未宣戰，戰爭已經進行。他同時比較傳統軍事手段和新型態軍事手段(如表二)，並針對目標的弱點應用傳統軍事和新軍事手段，這些手段亦能根據所需達成的效果，選擇同步增加，亦可相應減少，凸顯「混合戰」之彈性。

### 參、「混合戰」的實際戰例

自從「波斯灣戰爭」(Gulf War)之後，凡是美國進行的戰爭都充斥「混合戰」的影子。如「伊拉克戰爭」(Iraqi War)期間，美軍進行城鎮戰始終面臨「3-4個街區的戰爭」(3-4 Blocks War)；「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s)做為小部隊指揮官變得「舉足輕重」。21世紀以來，伊朗「真主黨」(Hezbollah)和以色列的衝突，以及俄國對周邊鄰國採取的軍事行動，使得「混

合戰」的效益日益突出。而美國借鑑於其夥伴國家以往受到混合式威脅的經驗教訓，在2022年的「俄烏戰爭」(Russo-Ukraine War)中「後來居上」並扳回一城。相關的戰例分析如下：

#### 一、3-4個街區的戰爭

(一)1997年10月10日，美國陸戰隊司令克魯拉克(Charles C. Krulak)在華府演講指出：「我們的軍隊在前一個時刻，才剛為流離失所的難民發放食物和衣服，提供『人道協助』(Humanitarian Aid)；下一刻鐘，他們又要去執行『維和行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s, PKO)，把兩個交戰團體隔開；最後，還要面對一場高致命性的中等強度戰鬥。同一天內，不同的軍事行動在城市的3個街區之內發生。<sup>23</sup>這就是我們面臨所謂的「3個街區的戰爭」(Three Block War, 以下簡稱「3BW」)。他鑑於美軍小分隊在伊拉克城鎮戰中，面對複雜的戰場環境，「首當其衝」的第一線低階指揮官之應變指揮能力特別重要，其心理素質和軍事領導能力往往影響作戰進程。克魯拉克認為只有具備戰略素養的下士班長，才能夠帶領隊員順利執行任務，於是提出「戰略下士」的概念，並在士官班隊開設訓練課程，提高小分隊指揮官的應變處置與下達關鍵決心的能力。<sup>24</sup>此一構想不僅在陸戰隊和陸軍指參學院得到進一步深化，也成為澳洲和加拿大陸軍研究的「顯學」。

#### (二)澳洲陸軍少校利迪(Lynda Liddy)

註22：孫武，《線裝國學館：孫子兵法，第一卷》(北京：中國書報出版社，2013年)，頁48-51。

註23：Matt Zeigler, "Three Block War: U.S. Marines in Iraq," (New York: iUniverse, Inc., 2004), pp.27-28。

註24：Charles C. Krulak, "The Strategic Corporal: Leadership in the Three Block War," Marine Magazine, January 1999, pp.5-6。

即認為，「戰略下士」是指士兵在掌握武器技術的同時，亦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判斷、決策和行動，都可能產生戰略和政治後果、影響特定任務結果，以及國家聲譽。軍隊應該透過教育、訓練和專業發展給予陶鑄和培養。<sup>25</sup>這個現象透露出以士官為主的小分隊指揮官，其教育訓練繼續停留在傳統的技術專業領域，顯然已經無法肆應新型態作戰的需要，還必須適度增加指揮領導與戰略教育才行。另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教授多恩(Walter A. Dorn)，在研究中東和中亞地區的武裝衝突後發現，「3BW」的場景往往同時發生，在第一個街區可能必須和「衰敗國家」(Failing and Failed State)進行高強度作戰；在第二個街區可能要執行包括戡亂(Counterinsurgency)在內的「綏靖行動」(Stability Operations)；在第三個街區可能面對眾多無家可歸的難民，必須提供「人道救援」(Humanitarian Assistance)，包括地方重建。因此，部隊應該投射到城市的人口中心，始能有效應對。<sup>26</sup>

(三)2005年11月，美國「新興威脅與機會中心」(Center for Emerging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馬蒂斯(James N. Mattis，時為陸戰隊中將，其後在川普【Donald J. Trump】任內擔任國防部長)及霍夫

曼(Frank G. Hoffman，陸戰隊後備役中校)著眼於未來戰爭型態的可能發展趨勢，認為美軍在「3BW」的行動中，有必要與支持的交戰團體和民眾建立良好的信賴關係，建立資訊領域的影響力，以防止民意同情或偏向叛亂團體。讓心理戰或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貫穿於「3BW」當中，並將其列為「第四個街區的戰爭」(the Fourth Block War, 4th BW)。<sup>27</sup>

實際上不論是「3BW」還是「4th BW」，都是因應「混合戰」的型態，其所應對的場景就是「混合戰」具備的本質。霍夫曼認為「混合戰」是結合常規作戰、不規則衝突以及以某種形式存在的恐怖攻擊，未來的戰爭模式將越來越模糊、戰鬥者及其應用技術也會更具多樣性和複雜性。<sup>28</sup>在這種態勢下，益發凸顯「戰略下士」應處戰鬥局面的能力，攸關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也彰顯了小分隊指揮官領導指揮能力對戰局的影響。換言之，從小部隊指揮官到中央指揮機構都應該能夠應處「混合式威脅」所帶來的挑戰。

## 二、混合戰嶄露頭角

(一)2006年，以色列與伊朗真主黨之間的衝突非常符合現代「混合戰」定義。伊朗訓練和裝備的真主黨游擊隊和正規軍事戰術的巧妙結合，並採用已發達國家的武器和通訊系統，因而在面對以色列時，能在戰術上

註25：Lynda Liddy, "The Strategic Corporal: Some Requirements i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ustralian Army Journal, Vol. II, No. 2, Autumn 2005, pp.140-141。

註26：Walter A. Dorn, Three-Block War: A Critical Analysis, Lecture at Canadian Forces College, December 3, 2007。

註27：James N. Mattis and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fare," Proceedings, Vol. 131, November, 2005, p.19。

註28：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VA: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14。





圖二：21世紀俄羅斯入侵鄰國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Google地圖為底圖，自行繪製。

「棋高一著」；在戰略層面，真主黨有效利用網際網路和其他媒體進行資訊宣傳，甚至在帽子和玩具上，對民眾的感召力、理論創新和公共事務專業技巧方面，幾乎勝過穆斯林(Muslim)世界的其他所有激進組織。<sup>29</sup>且從雙方衝突開始，真主黨的資訊作戰在影響全球輿論方面比以色列成功得多。儘管在整個歷史長河中，戰爭過程始終是由正規和非正規作戰混合搭配的樣式；然而，從真主黨的例子及包括車臣(Chechnya)和「伊斯蘭國」(IS)游擊隊在內的其他案例也可以明顯看出，現代化的武器系統大幅提高了非國家行為者的毀傷能力。資訊科技的發展也為這些團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透過資訊作戰與敵對國家競爭，形成有利於己方輿論的能力。<sup>30</sup>

(二)21世紀以來，俄羅斯發生四次侵略他國的戰例，分別是在2008年與格魯吉亞(亦稱喬治亞)的「俄格戰爭」(Russo-Georgian War)、2014年占領克里米亞、2014-2015年間對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之戰，以及2022年以「特別軍事行動」為名揮軍烏國(如圖二)。這些戰例顯示俄國的「混合戰」與中共的「超限戰」模式，彼此不分軒輊，這些戰例也具備實踐「混合戰」的四項特點，包括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在承平時使用暴力、侵犯他國主權或集權專制的政府，以及運用國家權力以外的其他「非軍事手段」。俄國採取「混合戰」的行動戰略目標非常明確，具體表現包含鞏固和維持普亭(Vladimir Putin)對國家權力的控制、確保對鄰近國家的主導權、恢復俄國

註29：Thomas Rid and Marc Hecker著，金苗譯，《戰爭2.0：信息時代的非常規戰》(War 2.0: Irregular Warf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頁215。

註30：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p. 75。



的全球大國地位等三個目的。<sup>31</sup>

(三)俄羅斯在吞併克里米亞採用的方法與支援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分離主義勢力的技術，包括正規和非正規作戰的結合，讓士兵穿上沒有識別標章的綠色戰鬥服進入烏東地區，引發俄國族群對烏政府的不滿與憤怒，為俄軍介入製造輿論和民意基礎；同時伴隨賽博攻擊、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與政治抗議(Political Protests)，並採取大規模的虛假宣傳(False Propaganda)活動；這些士兵被諷稱為「小綠人」(Little Green Men)。「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簡稱「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 Rasmussen)將俄國這種戰術定調為「混合戰」，認為它是「軍事行動、秘密行動和激進假訊息(Fake Information)的一種結合。」<sup>32</sup>

2014年，俄國透過軍事、經濟、外交和宣傳手段對烏克蘭展開「混合戰」，並在烏國邊境部署1萬4,000名兵力、廣泛採取電子作戰(Electronic Warfare, EW)，亦運用高性能微波系統干擾通信，致使無人偵察機無法正常工作；此外，還利用國家網媒《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進行全面宣傳。而在所有製造虛假事實的工具中，資訊工具是

「混合戰」中最有效的部分。<sup>33</sup>2014-2015年，俄軍在狙擊頓巴斯地區的烏國軍隊後，接續行動包括心理戰、恐嚇、賄賂以及運用網際網路、媒體宣傳，降低了武力使用的程度。具體措施是將正規和非正統戰法(Unorthodox)結合起來，包括秘密派遣特種部隊做為挑釁者、收買媒體製造假訊息、啟動賽博攻擊，甚至利用其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對烏克蘭施加經濟壓力。<sup>34</sup>此次行動中，俄國軍隊還表現出頗強的紀律性，並展示新的人員裝備、防彈衣和輕型輪式甲車；另透過精心策劃的戰略傳播活動，運用明確的政治、心理和資訊策略，在戰場上取得明顯的軍事勝利，這就是俄羅斯軍事家所稱-「對『新一代作戰(New Generation Warfare)』的極致展現」。<sup>35</sup>

### 三、美國後來居上

(一)2016年，俄羅斯警察毆打美國外交官(因從事間諜行為企圖逃跑)，引發美、俄互相報復並驅逐外交官；後來，美國透過經常資助的「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指控俄國政府教唆運動員服用禁藥，並聯合十幾個西方國家反對俄國參加巴西「里約奧運會」(2016 Rio Olympics)。接著，「北約」選擇於華沙(Warsaw)召開「冷戰」(Cold War)結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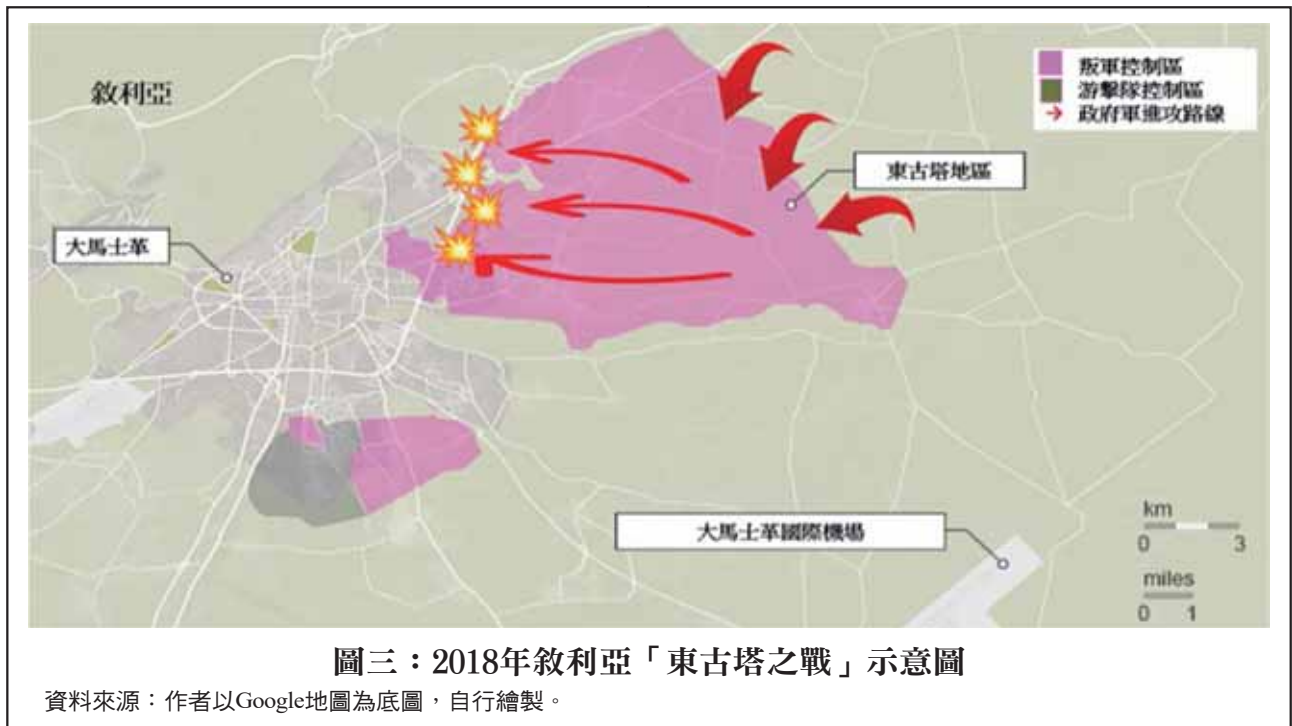
註31：Stephen M. Dayspring, *Toward A Theory of Hybrid Warfare: The Russian Conduct of War During Peace* (Diss.: Master,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USA, 2015), pp. 176-177。

註32：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p.76。

註33：郭娟娟，〈俄羅斯混合戰給烏克蘭和北約造成困擾〉，《防務視點》(北京，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2015年，第5期，2015年9月8日，頁18。

註34：Sascha-Dominik Oliver Vladimir Bachmann and Hakan Gunneriusson, "Russia's Hybrid Warfare in the East: Using the Information Sphere as Integral to Hybrid Warfar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2015, p.199。

註35：Jānis Bērziņš, *Russia's New Generation Warfare in Ukraine: Implications for Latvian Defense Policy* (Riga, Latvia: National Defence Academy of Latvia,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Strategic Research, April 2014), pp.4-5。



來最大規模的高峰會，並決定於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派駐北約部隊，<sup>36</sup>形同在俄國家門口討論增兵問題。為回應此一挑釁，俄軍戰略飛彈部隊立刻在邊境線附近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參演兵力超過萬人，包括30個戰略飛彈和25個保護和保障部隊。<sup>37</sup>顯然看似無關的相互驅逐外交官、拒絕俄國參加奧運、向東歐邊境增兵以及俄國軍演嚇阻等一連串事件，也成為「混合戰」的一個部分。

(二)2018年，敘利亞政府軍在俄羅斯和伊朗協助下，與美、英、法國支持的游擊隊

在首府大馬士革東古塔(Eastern Ghouta)地區爆發一場持續一個多月的「東古塔之戰」(Battle of Eastern Ghouta)，<sup>38</sup>政府軍在巷戰中對叛軍靈活穿插包圍、步戰協同、並採取結合心理戰的軍事進攻，收復叛軍控制7個多月的地區。作戰全程，雙方在政治、軍事、經濟和心理領域展開全面交鋒，可謂打了一場典型的「混合戰」(如圖三)。<sup>39</sup>此後「混合戰」一詞聲名遠播，我國軍事學術界對「混合戰」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而美國更是充分汲取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經驗教訓，在後來的「俄烏戰爭」中，以「其人之

註36：Press release, “Warsaw Summit Communiqué,”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uly 9, 2016,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9.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9.htm)，檢索時間：2023年1月25日。

註37：Matt Payton, “Russia launches massive nuclear war training exercise with ‘40 million people,’”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1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russia-nuclear-weapon-training-attack-radiation-moscow-vladimir-putin-a7345461.html>，檢索日期：2023年1月30日。

註38：又稱「大馬士革攻勢行動」(Rif Dimashq offensive)，敘利亞政府稱之為「大馬士革之鋼作戰」(Operation Damascus Steel)。

註39：Christopher Phillips, “The Battle for Syria: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the New Middle E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25-26。

道，還治其人之身」讓俄國在「混合戰」場上損失慘重。

(三)2022年，烏克蘭在以美國為主的「北約」國家支援下，對於防守方而言，不僅在軍事戰場迭創佳績，讓進攻方的俄軍吃足苦頭；亦一改2014年於克里米亞面對俄國「混合戰」的頹勢，在資訊戰場上打得「有模有樣」、「虎虎生風」。烏國受限於陸軍機械化部隊和空軍戰機的不足，迴避不利於大軍野戰的弱點，初期採取城鎮戰和游擊戰，對俄軍產生良好的拘束效果，中後期在美軍充足的裝備支援下採取反攻，也在最大程度上遏制俄軍的攻勢。烏國政府和「和平重返烏克蘭志願者聯盟」(Returned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lliance for Ukraine)透過網際網路採取共同的宣傳行動，不僅表現出色，也起到很好的作用。烏方採取資訊作戰的戰略，包括不等揭穿即先行揭發(Pre-Bunking)、彰顯英雄事蹟；以恰到好處的方式「加工資訊」(Card-Stacking，或稱「疊加卡片」)<sup>40</sup>、神化烈士英模、展現人民力量、放大人民受害資訊、擴大宣傳人民抵抗行動、鼓勵外國人加入陣營、展示人性化的一面、展現和平的面向(Let Slip the Cats of War)以及嘲諷俄軍等手段。<sup>41</sup>所有

「真中有假，假中帶真」，真真假假的訊息經由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地推送，促使烏克蘭人民堅信對俄抗戰終將得到勝利；同時也贏得世界各國對烏克蘭的同情與支持，紛紛制裁俄羅斯，更充分掌握對俄國資訊敘事的話語權。

## 肆、應對混合式威脅

中共學者喬良和王湘穗在1999年出版《超限戰》一書之後，不僅引起西方國際法學者對其違反作戰規範的質疑，即便是在中國大陸亦有學者不能苟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少軍即認為該書的手段涉及戰爭倫理與規範的問題；<sup>42</sup>而師承自「超限戰」的「混合戰」，其部分內容的合法性，同樣遭到國際法學者的挑戰。<sup>43</sup>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國際公法副教授薩里(Aurel Sari)指出，「混合戰」並不存在法律真空，即使某項行動是新的型態，並不意味現有的法律不適用。實際上，武裝衝突規則與「混合戰」的概念場景在許多領域都相當契合，如交戰行為體的多重性和多樣性，很可能使混合衝突的法律分類更加困難，但這肯定不是只有「混合戰」才會有的問題，《武裝衝突法》(Law of Armed

註40：「疊加卡片」指採取「疊羅漢」的宣傳手法，選擇性地強調某些事實，以形成對整個故事的特定看法；透過初期勝利的單一例子，塑造整個戰爭的初期敘事。雖然地圖顯示俄軍以堪比美軍入侵伊拉克的速度奪取烏克蘭大片地區，但網路世界可以只關注小部隊的勝利，例如，俄軍在霍斯托梅爾機場(Hostomel Airport)被烏軍擊敗，烏國國防部不斷推播無人機成功打擊俄軍的視頻，以及一名烏軍士兵在交火後帶著勝利者「無以言表」的豪邁之情，這些視頻的點閱率超過300萬次，充分發揮「敘事的力量」(power of narrative)。這些勝利視頻使其保衛的城鎮後來被俄軍占領的事實顯得「黯然失色」；而資訊作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人民相信烏克蘭正在獲勝，確保民心士氣不會崩盤。

註41：Peter W. Singer, "How Ukraine Won The #LikeWar," Politico, March 12,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3/12/ukraine-russia-information-warfare-likewar-00016562>. Visited date: October 13, 2022。

註42：李少軍，〈評「超限戰」〉，《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年第10期，頁74。

註43：“Précis: Unrestricted Warfare”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19, p.111。



Conflict)也曾遇過這種情況。<sup>44</sup>

實際上，「混合戰」中的「法律戰」亦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一般認為「法律戰」往往是利用法律的模糊性、門檻和斷層間隙、質疑現有國際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規則的有效性，形成一種「濫用法律的不對稱戰爭」，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挑戰。<sup>45</sup>這些質疑對「混合戰」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帶來相當程度的挑戰，可能會讓正常國家行使「新型態作戰」時更加慎重；然「成王敗寇」畢竟是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之下始終難以迴避的現實，法律的「話語權」絕對是握在贏家手裡。因此，對弱勢國家來說，仍須特別注意防範敵人可能採取的「混合戰」攻勢。

「歐盟委員會」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代表於2017年向「歐洲議會」和委員會提出《歐盟反應打擊混合威脅執行情況的聯合架構報告》(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中強調包括改善感知能力、建立韌性、增進預防、應對危機和復原能力；以及「歐盟」與「北約」加強合作等四個方向，<sup>46</sup>可以提供我國應對中共「混合式威脅」一些參考與啟示。

### 一、改善感知能力

本文所強調的「感知能力」是指對威脅

的偵知和識別能力，它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覺知能力，也強調對混合威脅的辨識和讀取(識讀)能力；能夠對「混合戰」具備一定程度的識讀能力，對假訊息即擁有基本的免疫力。然而感知並非被動感受得知，積極的作法應該採取兩個步驟：第一，透過調查程序，進而掌握政府機關和資訊基礎設施存在的「關鍵脆弱性」(Key Vulnerabilities)及可能存在或面臨的混合風險(Hybrid Risk)；第二，加強與友好國家的戰略溝通、優化媒體監督和話語專家的運用。<sup>47</sup>為肆應上述必要的作法，或應責成專責機構蒐集與分析公開和秘密的混合威脅訊息，除了做為應處的狀況掌握之外，亦可與友好國家進行情報交換與戰略溝通。為了達到最佳效果，可考慮聯合其他國家共同成立類似歐盟的「應對混合威脅卓越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一起面對，聯合應處。

### 二、建立韌性

「韌性」(Resilience)一詞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解釋，它在軍事科學指的就是一種恢復力、抗壓力或者生存力。為了確保足夠的韌性，抗拒「混合式威脅」的挑戰，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應有共同觀察的指標，而這套工具也應該能適用於友好的國家。換言之，若其

註44：Aurel Sari, "Legal Aspects of Hybrid Warfare," Lawfare, Oct. 2, 2015, <https://www.lawfareblog.com/legal-aspects-hybrid-warfare>, 檢索日期：2023年1月8日。

註45：Sascha Dov Bachmann and Andres B Mosquera, "Lawfare in Hybrid Wars: The 21st Century Warfa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7, March 2017, pp.63-87。

註46：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Framework on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 a European Union Response," Document 52017JC0030, July 19, 2022, pp.4-18。

註47：Ibid, pp.3-5。

他國家已有現成的評估指標，則可比照應用，無須「另闢蹊徑」，以提高互通性。

(二)基於能源安全為關鍵的脆弱性之一，可從促進能源的多樣性(Diversify Energy Sources)、提高能源航線運輸安全，以及鞏固「關鍵基礎設施保護」(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P)等能力加以補強。

(三)應加速太空計畫的進度，發射價格低廉且數量可觀的「低軌衛星」(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 LEO)，建立自主的太空通信與監偵體系，提高對於混合威脅徵候的掌握與應處能力。

(四)應設法防止仇恨與暴力的意識蔓延，避免被利用分化，形成社會對立，鞏固全民和諧團結。

### 三、危機預防與反應

應對「混合式威脅」的前提條件，首先是具備掌握威脅類型和預警的能力，接著再根據事態的程度採取適切反應。有時候混合威脅來得又急又猛，可能造成我方人員或設施的危害，除了反制應變，還必須具備復原的能力。然而，「預防勝於治療」，防止危機發生絕對優於事後的應處或復原，建立一套適切的危機處理(Crisis Management)程序應該是較佳的作法；而這套程序至少必須包括混合威脅的預警、應對作法、通報對象以及復原程序。因此，有必要掌握混合威脅趨向、建立威脅資料庫、演練應處作為、評估威脅影響與制定傷害復原計畫，最好能夠成立應對混合威脅的專門機構，其職權足以統合政府各部會。混合危機處理程序建立之

後，專門機構應統合有關部門共同參與聯合演習，務求熟悉應處混合威脅的程序、步驟與要領，特別是在需要軍隊支援的情況下，通過統一指揮將威脅的傷害程度降到最低。


## 伍、結語

混合式威脅的目標包括交通運輸系統、燃油、電力、天然氣和飲水等能資源系統、金融系統、電腦網絡系統，以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由於混合威脅的多樣性、複雜性和持續性，僅僅憑藉單一部會應處，恐力有未逮，而各部會對於打擊與國家安全以及維護法律秩序有關的混合威脅亦「責無旁貸」。國家和社會的復原能力，以及防範混合威脅的共同努力，應該被理解為政府整體施政「相輔相成」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國可在行政院下成立「混合威脅處理辦公室」，負責整合經濟安全、科技安全和資訊安全政策，有效統合各部會聯合應對，不僅有其必要性而且存在迫切性。由中央統籌制定混合威脅危機處理程序，主導聯合演練，實際應處，亦將有利於整合資源，迅速恢復受損的環節。

「反應力」和「復原力」是嚇阻混合威脅的兩大支柱，這在國內必須倚賴各部會的密切協同與配合；與友好國家之間則須通過共同平台相互合作與支援，提高應對反應能力和復原能力將有利於遏制層出不窮的混合威脅。由於「混合式威脅」往往是有系統的同時存在，所以應對的政策也應該如此，有關「混合威脅處理辦公室」應制定一套檢測程序，以領導和協調各部門執行自我評估和分析威脅，這是跨部會的必要作法，唯其如

此才能瞭解、發現和應對威脅；而建立對威脅來源採取制裁行動，也是迫使對方審慎採取「混合式威脅」的作法。

由於「混合式威脅」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各友盟國家的政府應該相互協調，促使危機應對體系相互對接，使用共同的評估指標，採取一致的作法，發現、掌握以及應對混合型態的威脅，相互協調，彼此支援，維護共同利益；故應建立多國框架，以促進跨國和跨界的協調與合作。我國當前面對中共的威脅日趨嚴峻，且中共對我威脅型態不僅

是軍事層面，還包括政治、經濟、外交甚至是「認知作戰」，建請國軍及國家指揮機構都能正視「混合式威脅」的影響力，及早預應及處置，方能確保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

江忻杓先生，退役海軍上校，海軍軍官學校73年班、美國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995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0年班、戰略研究所94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系法學碩士92級，現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暨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老軍艦的故事

### 五台(嵩山)軍艦 ARL-336

五台(嵩山)軍艦原為美海軍坦克登陸艦，編號為LST-490，於1943年8月20日正式成軍。民國46年9月5日美海軍在菲律賓蘇比克灣，以軍援贈與的方式將該艦移交我國，由我國接艦代表馬俊儒中校接收。該艦在接收時已更改為登陸修理艦，9月30日返國，命名為「嵩山」，編號為「ARL-336」，於同年11月1日成軍。

該艦自成軍服役後，即依任務從事艦艇修護、海上整補或救難等工作。民國57年8月1日該艦更名為「五台」修理艦，繼續擔任各艦艇修護、整備或救難等工作，民國72年4月因海軍「汰舊換新」，整備戰力而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